



資治通鑑卷第七

校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秦紀二

一起闕逢闢茂盡夕
默執徐凡十九年

始皇帝下

二十年荆軻至咸陽因王寵臣蒙嘉卑辭以求見王

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

韋昭曰九賓周禮九儀也
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

士也史記正義曰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
以周禮九賓義為釋劉原父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

擯者荆軻奉圖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

見賢因把

王袖而搵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荆軻逐王王環柱

而走環音羣臣皆愕卒起不意愕五各翻卒讀曰猝

盡失其度而秦灑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

操七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負劍王遂拔以

擊荆軻斷其左股斷丁管翻荆軻廢乃引匕首擣王中銅

柱索隱曰擣與擲同古字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

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

荆軻以徇體解支解也王於是大怒益發兵詣趙就

王翦以伐燕與燕師代師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薊音燕王及太子率其

精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遺燕王書遺于李翻

令殺太子丹以獻丹匿衍水中索隱曰衍水在遼東燕王使使

斬丹欲以獻王王復進兵攻之復扶王賁伐楚賁音

奔翦之子也取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王

莊襄王諱楚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度徒李信曰

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

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

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王翦頻陽人北班志頻陽縣屬京兆秦厲公所

置應劭注曰縣在頻水之陽杜佑曰美陽本漢頻陽縣故城在縣西南三十里宋白曰因界內頻陽山而名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

梁狼湯水所經也水經渠水出滎陽北河東南流至浚儀縣注云始皇使王賁攻魏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因謂之梁溝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

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雖然臣受地於魏

之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王義而許之李信攻平

輿班志汝南郡有平輿縣春秋沈子蒙恬攻寢汝南

郡有滹縣應劭曰孫叔敖子所邑之滹也世祖

劉仲馮曰據後淮陽國已有固始此滹疑自別地余

謂郡縣離合無常蓋後來併寢入固始也杜佑曰穎

州治汝陰縣有寢丘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

秦蒙恬攻寢即此郢非楚故都之鄢郢也楚故都為白起所取秦已置

南郡據楚都壽春以壽春為郢則其前自郢徙陳亦

必以陳為郢矣然則此郢乃陳也鄢即穎川之鄢於

陵與平輿城父地皆相近或曰鄢郢當作鄢陵

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班志沛郡有城父縣索

記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

城者也括地志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

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

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

一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水經注

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

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

之名班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

分自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

壁殺七都尉此郡都尉將兵從伐楚者也秦列郡有守有

李信奔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

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

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將即亮翻復扶又翻王

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為聽將

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應

曰霸上地名在霸水上在長安東三十里霸水古之滋水秦穆公更名王翦請美田宅

甚眾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

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田宅為子孫

業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關武關也使使還請善

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貸與貸同吐

物也王翦曰不然王怵中而不信人史記注怵音麤徐廣曰一作粗今

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

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二十三年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

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

挑戰數所角翻挑戰者擿撓敵以求戰也挑徒了翻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

沐而善飲食撫循之飲於禁翻食祥親與士卒同食

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

一作拔裴駙曰據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

步延壽有力能手投之拔距猶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余謂投石以石投人也齊高固築石以投

人是也超距躍也晉魏犢距躍三百是也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

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班志

沛郡有蘄縣史記正義曰徐州縣也康以為
江夏之蘄春其誤甚矣蘄渠之翻又音機
殺其將
軍項燕項燕項梁之父也燕烏賢翻
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畧
定城邑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楚

是亡矣按秦三十六郡無楚郡此蓋滅楚之時暫置耳後分為九江鄣會稽三郡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燕至是亡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勝音輕

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忽諸言忽然而亡也

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

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

凡本目之曰起善外
止夫行刻

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

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熾尺志翻觸之者碎犯之

者焦雖有彊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

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墮身戮社稷

為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蒲蓬浦翻手

翻伏地也復言重諾非信也復言謂言必信而可復也重諾重然諾也糜金散

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

其楚白公勝之流乎白公勝欲報其父離不勝其荆

軻懷其豢養之私不顧七族漢鄒陽曰荆軻湛七族

王其族坐欲以尺八匕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

揚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要離

吳人為吳王闔閭刺慶忌言其力不足譬如蜘蛛之螫毒於人而靡死耳靡披靡而死也爾雅疏蝥蝥即

謂之蝥蝥蛛音朱蝥音矛靡温公揚子注音如字康

美為切謂糜爛也余謂康音義荆軻為刺客之靡皆

俱非聶政事見一卷安王五年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子之道類之則盜

爾善哉 王賁攻代虜代王嘉嘉奔代見上卷十

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秦會稽

縣兼有今閩越兩浙之地後漢分會稽置吳郡而會

稽郡徙治山陰縣劉恕曰禹會諸侯江南而有功因

名其山曰會稽猶言五月天下大酺 初齊君王

后賢君王后太史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

言齊東取島夷以海上為邊也或秦日夜攻三晉燕

曰齊東邊海不與秦接故不受兵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

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

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

相者及以相為祖國本似作相

故得滅五國

之菽杜預曰雍門齊城門也經典所為立王者為社

釋文雍於用翻康於龍切非也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

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

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

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

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

揚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糜聶政為壯士之糜要離

吳人為吳王闔閭刺慶忌言其力不足譬如蜘蛛之螫毒於人而糜死耳糜披糜而死也爾雅疏蝥蝥即

謂之蝥蝥蛛音朱蝥音矛糜温公揚子注音如字康美為切謂糜爛也余謂康音義

俱非聶政事見一卷安王五年荆軻為刺客之糜皆

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吳祕曰荆軻以君子之道類之則盜

爾善哉 王賁攻代虜代王嘉嘉奔代見上卷十年趙既不祀

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秦會稽郡治吳

縣兼有今閩越兩浙之地後漢分會稽置吳郡而會稽郡徙治山陰縣劉恕曰禹會諸侯江南而有功因名其山曰會稽猶言

會計也會古外翻五月天下大酺 初齊君王后賢君王后太史敷女襄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

言齊東取島夷以海上為邊也或曰齊東邊海不與秦接故不受兵秦日夜攻三晉燕

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

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

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

矣忘巫放翻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姓譜后本邱氏其後去邑史記正義曰勝音升

多受秦間金間古覓翻下同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者為

反間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

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左傳晉圍齊伐雍門

之蒺杜預曰雍門齊城門也經典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

六三十八

以去社稷而入秦

孟子曰民為大社稷次之君為輕

齊王還車而反

即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

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

作郵音工掾翻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

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

收三晉兵自河東臨晉關郟郟大夫

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

城南下即南城之下也南城齊威王使檀

子所守者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

以入矣

楚攻秦自南陽入武關

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

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

格如字止也闕也

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

誘音西

齊王遂降秦遷之共

班志河內郡有共縣史記正義曰今衛州有共城縣共音恭下

同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處昌呂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

諸侯合從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

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索隱曰謂不詳審用賓客不知

其善否也齊田氏亡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

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

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

樂音洛

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

其同心勦力以保家國也邇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

則秦雖疆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

本臣先日記悟
此止夫行利

齊楚者三晉之根抵又丁計翻形勢相資表裏相依

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抵也以齊楚而攻三

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

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

皇功過五帝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

耀度曰伏羲神農燧人為三皇黃帝顓頊帝嚳唐堯

虞舜為五帝 孔穎達曰鄭玄注中候勅省圖引運

斗樞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五帝者德合五帝座星

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

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白

虎通取伏羲神農祝融為三皇帝者天之一名所以

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公平通遠

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帝號同天名所莫加而稱皇

者以皇是美大之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

名言大於帝也

師

古

師

古

日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

命也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上

工衡翻自稱曰朕古者君臣之間通稱曰朕

王為太上皇太上者極尊之稱也

帝故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自號曰始皇

以尊太公此後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

不復為追號

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灋

周公作謚法緣行

幽厲之君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今

秦除之畏後人加已以惡謚也謚神志翻

帝後世以計數史記正義

無窮 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

謂

終始五德之運者伏羲以木德王木生火故神農以

火德王火生土故黃帝以土德王土生金故少昊以

金德王金生水故顓頊以水德王水生木故帝嚳又

以木德王木又生火故帝堯以火德王火又生土故

以木德王木又生火故帝堯以火德王火又生土故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帝舜以土德王土又生金故夏以金德王金又生水故商以水德王水又生木故周以木德王此五德之終而復始也鄒衍以為周得火德蓋以火流王屋為周受命之符且服色尚赤故也就衍之說以為終始秦當以土為行今始皇以水勝火自以水為行所謂推五勝也漢初以土為行蓋亦祖衍之說也及

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

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

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改年句斷夏以建寅之月

為歲首殷以建丑之月為歲首周以建子之月為歲首今始皇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是改年也自此紀年

皆以十月為歲首朝賀以十月朔以水為行故色尚黑水成數六故以六為紀丞相綰言

燕齊荆地遠避莊襄王諱故以楚為不為置王無以

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下選嫁翻凡自上廷尉而下皆同音

斯曰班書百官表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師古曰廷平也治獄貴平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

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

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

甚足易制易以鼓翻史記正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

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

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

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

守尉監裴駟曰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

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

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

大百一十二

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為三十六郡班書百官表郡守掌治其郡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守始宥翻監去聲康又居銜切余謂守尉監官名也當從去聲若監郡之監則從平聲記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陸德明釋文監古暫翻監於古銜翻可以知矣

收天下兵聚

咸陽銷以為鍾鏐

鏐與鏐同音巨鏐者所鑄與鏐同音巨鏐者所鑄

金人十二

重各千石置宮庭中

史記正義曰漢書五行志時大

夷狄服凡十二人故銷兵一濬度衡石丈尺徙天下器鑄而象之所謂金狄也

豪華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

上林在漢長安縣西南秦始皇起上林苑至漢武帝又增而廣之每破諸侯寫放其宮

室作之咸陽北阪上

程大昌雍錄曰咸陽北阪漢武帝別名渭城阪即九峻諸山麓

也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復道周閣相屬

徐廣曰雍門在高陵縣史記正義曰在今岐州雍縣東余按班志高陵縣屬左馮翊左輔都尉治焉雍縣屬右扶風二說相去何遠也三輔黃圖曰長安城西出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本名西城門但長安本秦離宮秦之咸陽則漢扶風之渭城也渭城與長安相去雖不遠然秦時長安未有十二門也豈作史者因漢之雍門而書之歟涇渭言涇渭之交也復與復同音方目翻復道閣道也上下有道故謂之復

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

范

隗囂傳王孟塞雞頭道賢注曰在回中焉地志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有雞頭山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比地賢曰回中在汧括地志回中宮在雍西四十里史記正義曰言始皇西巡出隴右向西北出寧州西南行至成州出雞頭山東還過岐州之回中宮也余謂上書巡隴西北地則先至原州之雞頭山而還過回中道里為順若出成州之雞頭則須先過回中而後至雞頭以書法之

前後觀之 作信宮渭南已更命曰極廟作宮已成

居然可見 索隱曰言為宮廟象天極故曰自極廟道通驪山作

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三輔黃圖

曰甘泉宮一名雲陽宮關輔記曰林光宮一曰甘泉宮始皇造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宮周匝十餘里

漢武帝廣之周十九里又黃圖曰咸陽北至九峻甘泉南至鄠杜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入百里南

北四百里離宮別館聯望相屬甬道唐夾城之類也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甬余隴翻賈山曰秦為馳道

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

青松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孔穎達曰馳道如今御路也是君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

道屬之

二十八班志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

魯國鄒縣嶧山在北應劭曰邾文公遷于繹即此於括地志鄒嶧山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嶧音亦

是召集魯儒生七十人孔穎達曰儒之言優也柔也

以先王之道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

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藉議

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絀儒生括地志泰山

縣西北三十里一曰岱宗服虔曰封者增山之高禪廣地也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以祭

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除地為

壇後改壇為禪晉太康地記曰為壇於泰山以祭天示增高也為壇於梁父以祭地示廣也白虎通曰王

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於泰山之上者何因高告高順其類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父之基廣厚也刻石

紀號者著己之功迹以自勸也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基以報地惡烏路翻師古曰蒲車以蒲裹

大日五十

輪道稽班志作首稽如淳曰首讀如租稽讀曰夏晉灼曰首藉也師古曰茅藉也首本作菹假借用應劭曰稽藁本去皮以為席絀與黜同黜退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顛

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師古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班志泰山郡其禮頗采

有梁父縣師古注曰以山名縣括地志梁父山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父音甫

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班表奉常之屬有雍太祝令丞蓋漢仍秦制也秦作時於

雍以祀上帝今采其禮以為封禪禮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於

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封禪書八

神一曰天主祠天齊淵水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

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或曰八神齊自太公以來祠之

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明得

意班志琅邪郡有琅邪縣山海經琅邪臺在勃海間琅邪之東郭璞曰琅邪臨海邊有山曰琅邪臺越

王句踐徙琅邪作觀臺以望東海史記曰始皇徙三萬家於臺下是其所作因越之舊也括地志琅邪山

在密州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層臺於山上謂之琅邪臺邪音耶大樂之樂琅邪之風景也樂音

洛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僊道形解佳賈

銷化之術燕齊迂怪之士皆爭傳習之道經月中仙人宋毋忌白

澤園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張曰羨門子高仙人居碣石山上服虔曰形解尸解也張晏曰

人老而解去故骨如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謂之龍解骨化去迂羽俱翻又憂俱翻自齊威

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

洲云此三神山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

船去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

九一六十一
通鑑七
十一

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之太史公曰

者為徐氏姓譜曰臯陶子伯益請得齊戒與童男女

求之齊戒之齊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

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為風

分曰未能至望見之為始皇還過彭城班志楚國有

祖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水經泗水出魯國下縣

東過下邳縣入淮時人相傳以為宋太丘社使千人

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水經淮水出南陽郡

至淮陵入海之衡山南郡班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

行三千餘里名岫嶺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漢衡山國在

江北秦拔楚郢置南郡唐為荊州江陵府之往也

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幾居上問博士曰

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班志湘水出

縣陽朔山北至鄱入江括地志黃陵廟在岳州湘陰

縣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冢在湘陰縣一百

六十里青草山上盛引之荊州記青草湖南有青草

山湖因山而名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

間因葬焉博士以儒學為官漢成帝詔曰儒林之官

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温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

士之博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

赭音者遂自南郡由武關歸初韓人張良其父祖

赤也以上五世相韓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

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欲為韓報仇偽為于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班志陽武縣

博浪沙索隱曰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史記正義曰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當官道師古曰狼音浪史記作浪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正義音狼

車狙獵屬狙之伺物必伏乘其便而擊之狙擊者謂伏其旁而狙伺以擊之也狙千恕翻又千余翻索

隱曰漢官儀天子有屬車即副車奉車即御而從後余謂副貳也漢有五時副車又在屬車之外始

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索山始皇遂登之罘

班志之罘山在東萊腫縣括地志之罘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一百八十里罘音浮刻石旋之

琅邪道上黨入旋即還字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孔穎達曰黔黑也凡民以

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班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驪成縣西南文穎曰碣石在

遼西郡系縣酈道元曰濡水至系縣碣石山今於此枕海有石如埵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

往而見立於鉅海之中名天橋柱碣音桀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姓譜姜姓之後封於

盧以國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堤坊壞音怪坊始皇

巡比邊從上邸入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

上郡原

改上郡也

酒車似作郡

以平郡

秦

奴

猶子

秦

六十一五十五

通鑑二

四

五公師

博浪沙索隱曰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史記正義曰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當官道師古曰狼音浪史記作浪正義音狼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

車狙獵屬狙之伺物必伏乘其便而擊之狙擊者謂伏其旁而狙伺以擊之也狙千恕翻又千余翻索

後余謂副貳也漢有五時副車又在屬車之外始

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索山始皇遂登之罘

班志之罘山在東萊腫縣括地志之罘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一百八十里罘音浮刻石旋之

琅邪道上黨入旋即還字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孔穎達曰黔黑也凡民以

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班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驪成縣西南文穎曰碣石在

遼西郡系縣酈道元曰濡水至系縣碣石山今於此枕海有石如埆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

往而見立於鉅海之中名天橋柱碣音桀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姓譜姜姓之後封於

盧以國為氏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堤坊壞音怪坊始皇

巡北邊從上鄒入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

秦者胡也錄圖書如後世讖緯之書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而不知此為人名

反備始皇乃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為兵賈誼曰秦

壯則出贅師古曰謂之贅壻言其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之有疣贅也轉貨販易者為商坐市販賣者為

賈贅之略取南越陸梁地索隱曰謂南方之人其性

高帝功臣有陸量侯須無詔以為列諸侯自置吏令

長受令長沙王如淳曰陸量秦始皇本紀所謂陸梁

六才五十五

地置桂林南海象郡桂林因產桂而名合浦以南山

文穎曰桂林今鬱林師古曰桂林今桂州界是其地

非鬱林也南海郡今廣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

長安萬七千五百里越雜處所謂謫戍也晉志曰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

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

五焉裴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

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一也桂陽騎田嶺二也

九真都龐嶺三也臨賀萌渚嶺四也始安越城嶺五

也師古以裴說為是蜀注曰大庾嶺在虔州永明嶺

白芒嶺在道州臘嶺在郴州臨源嶺在桂州謫則羊

翻處昌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

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

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師古曰河南地當北地

之北黃河之南余按河

出積石過金城隴西安定北地郡界皆東北流北遇

朔方窳渾間方屈而東南流逕高闕南又自臨河縣

東逕陽山南徐廣所謂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者

劉昭曰二山皆屬五原郡西安陽縣班志臨洮縣屬

隴西郡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縣臨洮水

因以為名洮土刀翻延長行也南北曰衰衰音茂透

以謫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

今天下已定灑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

習灑令今諸生不師令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以謫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

今天下已定灑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

習灑令今諸生不師令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習灑令今諸生不師令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習灑令今諸生不師令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習灑令今諸生不師令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地置桂林南海象郡

桂林因產桂而名合浦以南山也

文穎曰桂林今鬱林師古曰桂林今桂州界是其地

非鬱林也南海郡今廣州茂陵書曰象郡治臨塵去

長安萬七千五百里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

越雜處所謂謫戍也晉志曰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

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

五焉裴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

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一也桂陽騎田嶺二也

九真都龐嶺三也臨賀萌渚嶺四也始安越城嶺五

也師古以裴說為是蜀注曰大庾嶺在虔州永明嶺

白芒嶺在道州臘嶺在郴州臨源嶺在桂州謫則車

翻處昌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

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

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師古曰河南地當北地

之北黃河之南余按河

出積石過金城隴西安定北地郡界皆東北流北過

朔方窳渾間方屈而東南流逕高闕南又自臨河縣

東逕陽山南徐廣所謂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者

劉昭曰二山皆屬五原郡西安陽縣班志臨洮縣屬

隴西郡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縣臨洮水

因以為名洮土刀翻延長行也南北曰衰衰音茂透

於為翻迤暴師於外十餘年蒙恬常居上郡統治之

威振匈奴暴讀如字劉伯莊音僕括地志上

-5 230 35 905" data-label="Text">

二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覆按之也故者知其當罪與不當築長城及處南越

-45 230 -5 905" data-label="Text">

罪而故出入之失者誤出入也地處昌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

-85 230 -45 905" data-label="Text">

今天下已定灋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

-125 230 -85 905" data-label="Text">

習灋令今諸生不師令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165 230 -125 905" data-label="Text">

六二六

-205 230 -165 905" data-label="Text">

通鑑七

-245 230 -205 905" data-label="Text">

劉義高

-285 230 -245 905" data-label="Text">

在流民

-325 230 -285 905" data-label="Text">

在流民

相與非灋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

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

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

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此燒列國史記也非博士官所職天下

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秦之焚書焚

藏之書耳其博士官所藏則故在項羽燒秦宮室始

併博士所藏者焚之此所以後之學者咎蕭何不能

於收秦圖書之日併收之也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應

日城旦旦起行治成四歲刑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

欲學灋令者以吏為師制曰可魏人陳餘謂孔鮒曰

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

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

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孔鮒孔子八世孫字子魚鮒音附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班志雲陽縣屬馮翊

塹山堙谷塹七豔翻堙音因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始皇以

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

苑中先作前殿阿房師古曰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索隱曰此以形名宮

也言其宮曰阿房廣也三輔黃圖曰作宮阿基旁天

下謂之阿房括地志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

安縣西一十四里史記正義曰按宮在上林苑中雍

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

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

關中有南山北山自甘泉

連延至巖薛九巖為北山自終南山太白連延至商嶺為南山

表南山之顛以為闕

為複道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

抵營室也

天官書曰天極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辰為天極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

隱宮徒刑者七十萬人

史記正義曰餘刑見於市朝刑者有罪既加刑復罰作之也

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也

乃分作阿房宮或作

驪山發北山石椁寫蜀荆地材

康曰寫四夜切舍車解馬為寫或作卸余

謂此非舍車解馬之卸即前寫放宮室之寫讀如字

皆至關中計宮三百

或曰皆至

當屬上句關中記云東自函關引農郡靈寶縣界西至隴關汧陽郡汧源縣界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東西

千餘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

東門

班志東海郡胸縣始皇立石海上以為東門闕胸音劬

因徙三萬家驪邑

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復方目翻除也不事者不供征役之事

盧生說始皇曰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

惡鬼辟

辟讀曰避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母令人知然後

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

稱朕

康曰稱去聲不稱不愜意也余謂康說非也乃

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

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

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

班志梁山宮在扶風好時縣括地志俗名望宮

山在雍州好時縣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雍錄曰唐奉天縣有梁山秦之梁山宮正在其地從山

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誹敷尾翻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廉察也秦有誹謗妖言之罪漢除之妖於遙翻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秦置御史掌討姦猾治大獄諸生傳相告引傳相告引者謂甲御史大夫統之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

諫曰諸生皆誦灋孔子誦孔子之言以為灋也今上皆重灋繩

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

郡為胡亥奪嫡殺扶蘇張本

三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東郡本衛地秦徙衛於野王以其地置東郡或

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

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石燔音煩藝也遷河北榆中三

萬家河北北河賜爵一級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

相去疾守去疾姓馮從才用翻守手又翻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

最愛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

疑山

古者天子巡狩所至山川之神各以秩次望祭之

流逕九疑山其山磐碁蒼梧之野峰秀數郡之間羅巖九舉各導一溪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

曰九疑括地志九疑山在永州唐興縣東南百里其

山九峯相似故名元次山曰九疑山在永州方四千里

英峯下九疑之第六峯也太史公曰舜南狩崩於蒼梧

之野歸葬於江南九疑山山海經曰舜之所葬在今

道州零陵界則蒼梧九疑兩處也合而言之者誤也

浮江下觀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

史記正義曰括地志海渚云在舒州同安縣東按舒州在江之中流疑海

字誤藉秦昔翻柯音歌班志丹陽縣秦屬鄣郡括地

志丹陽故城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班志錢唐臨

縣屬會稽郡漢西部都尉所治唐為杭州治所

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陞中渡

所謂水波惡錢唐渡西陵者是也西陞中渡則今富陽分水之間

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秦始皇至會稽經

此立為縣上會稽山陰縣南有禹冢禹井祭大禹望于南

海立石頌德還過吳從江乘渡

江乘縣秦屬鄣郡漢屬丹陽郡括地志江

乘故縣城在今潤州並海上北至琅邪之朶

浮

見巨魚射殺之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平原縣秦屬齊郡漢分置平原郡史記正義曰今德州平原縣南六

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津後名張公渡恐此平原

郡古津也漢書平津侯公孫引所封亦近此蓋平津

即此津余按公孫引傳封勃海高城縣之平津鄉則

平津非平原津也班志篤馬河至平原東

北入海此蓋津渡處射而亦翻並步浪翻

死惡鳥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行

符璽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

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

班書百官表太僕秦

秋七月

大

二

一

三

二

一

三

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

史記正義曰始皇崩丞相在沙丘宮平臺之中

斯為上崩在外偽為翻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

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

文穎曰輜輶車如今喪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窓牖閉

羽飾沈約宋書禮志曰漢制大行載輜輶車其車廣大有

飾如金根加施組連壁交路四角金龍飾街壁垂五

采飾羽流蘇前後雲畫帷裳櫺文畫曲轡長與車等

太僕御駕六白駱馬以黑藥灼其身為虎文史記故

正義曰棺音館又古玩翻輜音温涼一作輶音同故

幸宦者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

中可其奏事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

始皇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將蒙毅常居中參

謀議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將即趙高

者生而隱宮

康曰餘刑顯於市朝官始始皇聞其彊力

通於獄灋舉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

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灋應死始皇

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雅

也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

胡亥為太子胡亥然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

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

亥所長子謂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

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

材能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

大三百五十四

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
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通侯漢曰徹侯亦曰列侯應劭

曰通亦徹也通者言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列侯者見序列也胡亥慈仁篤厚可

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為然乃相與謀

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更工

也數以不能闢地立功士卒多耗數所具翻數上書直言

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為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

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數所角翻下同屬之

下以屬同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

未立太子使臣將二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

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

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

安復請即自殺趣讀曰促復扶又翻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

繫諸陽周班志陽周縣屬上郡史記正義曰陽周寧

改羅川縣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班百官表護軍都

為真寧縣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當是時恬已屬吏恐還

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會蒙毅為始皇出

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舉賢立太子

久矣而毅諫以為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據地理

丘甚遠蓋毅還遂從井陘抵九原班志井陘在常山

至代即就繫之

天二五十三

石邑縣西史記正

義曰井陘故關在井州石會暑輶車臭乃詔從官令

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孟康曰百二十斤曰石班書貨殖傳鮑鮑千鈞師古注曰

鮑鮑魚也即今之不著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鮑魚也而說者乃讀鮑為鮑魚之鮑失義遠矣鄭康成以鮑

於燔室乾之亦非也秦皇載鮑亂臭者則是鮑魚耳而所呼鮑魚者是本不臭也鮑白卯翻鮑音接鮑

於業翻鮑五回翻燔蒲北翻鮑居偃翻從直道至

咸陽發喪直道即三十五太子胡亥襲位九月葬始

皇於驪山下錮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至水也余謂錮者治銅錮塞之也三泉者

取九泉之數言之奇器珍怪徙藏滿之謂徙府庫之物以實陵便房中藏才浪翻

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

大海機相灌輸康注引劉伯莊云機相灌輸以防穿近者予按文勢自機弩至輒射之文

意已足機相灌輸是承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之意作如是觀文意甚順射而亦翻史記正義灌音館輸

音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從才用翻

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泚大事

盡閉之墓中藏重即泚謂工匠若更為第二重機藏與外人近即泚其所以為機藏之事故

大事盡則皆閉之墓中大事盡句絕謂既下定則送終之大事盡也重直龍翻二世欲誅

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嬰諫曰趙王遷殺李牧而用

顏聚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亡國事二

並見前卒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旦棄

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行下孟翻是內使羣臣

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二世弗聽遂殺蒙毅

此本臣先日記稱也止夫新刻

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恬祖鷲父武及恬三世皆事秦有功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倍蒲妹翻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揚子澧言曰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灑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相息亮翻臣慙曰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為人臣之義雖無辜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使如字

二世皇帝上

諱胡亥始皇少子也

元年冬十月戊寅大赦 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

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

大臣從者名

行下孟翻從才用翻並步浪翻著如字史記正義丁略翻

以章先帝

成功盛德而還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

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

康曰上音缺下丘逆翻余謂決

如字決裂也裂開之隙其間不能以寸喻狹小也

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

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

好呼到翻樂音洛

以終吾年壽可

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

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

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

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臣戰戰栗栗
唯恐不終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趙
高曰陛下嚴灋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
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先帝
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歸陛下害
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
肆志寵樂矣更工衡翻塞悉則翻枕之鳩翻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
乃更為灋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鞠
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砒死於
杜索隱曰砒貯格翻史記正義音宅與磔同謂磔裂支體而殺之温公類篇音竹格翻磔也杜故周之

杜伯國班志杜縣屬京兆宣帝改曰杜陵財物入於縣官漢謂天子為縣官此縣官猶言公家也相連逮者不可勝數言事相連及皆逮之貢父其人亡則討而捕之逮易辭捕加力也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
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
吏致灋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
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
辭也何謂不臣言不敢挾親親之恩廢為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與讀日預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
大呼天者三曰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
宗室振恐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

時臣入賜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
 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
 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
 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說說讀召
 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不
 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復作阿
 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
 獸當食者多食讀曰飲度不足下調郡縣史記正義
翻調徒釣翻謂下郡縣而調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
發之也余謂下讀如字亦通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秋七月陽城

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蕪史記正義曰即河南

郡陽夏縣屬淮陽國括地志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

縣地盤洲洪氏曰陽夏鄉去太康縣三十里夏音賈

班志蕪縣屬沛郡有是時發閭左戍漁陽鼂錯曰秦

大澤鄉蕪音渠依翻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

大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索隱曰閭左謂

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

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彊為右貧弱為左秦

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而發之也班志漁陽縣
屬漁陽郡括地志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
里在漁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為屯長師古
水之陽所聚為屯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度徒失期灑
長帥也皆斬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師古曰其
時領戍人故為將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召令徒屬
儀大縣三人其尉將屯九百人故云將尉

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

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

乎種章勇翻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以百姓賢扶蘇而楚

人憐項為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

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蕪蕪下收大澤鄉之乃兵以攻蕪也

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鉅野苦柘譙皆下

之班志符離鉅野屬沛郡姓譜葛國既滅其後以國為氏柘苦二縣屬淮陽國宋白曰柘縣古襄氏

唐為宋州柘城縣亳州真源縣古苦縣地徇辭峻翻

略地也鉅竹乙翻鄭本作鄆才多翻師古曰此縣本借鄭字為之音嗟王莽改縣為贊治則此縣亦有贊

音苦行收兵比至陳比必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

萬人攻陳陳守尉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

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班志陳縣屬淮陽國史記正義曰今陳州城本楚襄王所

築陳國城也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

守謂非正官權守者耳余按秦分天下為郡縣郡置

守尉監縣置令丞尉原父以此守為權守之守良是

遷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此作守尉皆不在蓋二史

令下缺尉字而通鑑尉上缺令字也師古曰譙門謂

門上為高樓以候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

為麗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

以望敵也譙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秦

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

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耳餘以卑賤自隱

張晏曰監門里正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

衛也監古街翻大正五十五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

耳躡之使受笞

欲起者不能受辱欲起與吏亢也吏躡足輒翻躡其足也笞丑之翻

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數之曰

數所具翻始吾與又所主翻

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之陳涉

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

陳勝字涉

陳涉素聞其賢大

喜陳中豪桀父老請立涉為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

耳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

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

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

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則野無交

兵

六國皆為與國則縣無守城諸縣皆畔秦復為六兵不交鋒於野矣

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

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也陳涉不聽遂自

立為王號張楚

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當先是楚已為秦所滅今立楚為張

是時諸郡縣苦秦濫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從東方

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

下殺嫁翻

後使者至上問之

對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

也上悅陳王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

吳廣

字叔滎陽縣屬三川郡

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竒兵北略趙地

又翻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

護軍

姓譜曰武姓宋武公之後余謂自有謚法以武為謚者多矣而必以武姓為宋武公之後何拘

也唐志氏族以為武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為氏此由武后而傳會為之說也趙明誠金石錄有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官族折分因以為氏邵姓周文王子邵公奭之後或言齊

豪築亦久備存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

祖更名為淮南國六帝復曰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

人為聚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聚才喻翻葛嬰至東城班志東

九江郡括地志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立襄彊為楚王姓譜襄魯莊公

子襄仲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陳王誅殺葛嬰

陳王令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

國索隱曰房邑名爵之於房號曰房君陳王聞周文

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臣等從

白馬渡河師古曰白馬津在今滑州白馬縣界括地志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二十四里戴延

之西征記曰白馬至諸縣說其豪築豪築皆應之乃

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

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班志曰范陽縣屬涿郡應劭曰在范水之陽

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蒯徹即蒯通班書避武帝諱改徹為通蒯亡怪翻姓也左

傳晉有大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然后下城

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

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有急

也唐志氏族以為武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為武氏此由武后而傳會為之說也趙明誠金石錄有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官族析分因以為氏邵姓周文王子邵公奭之後或言第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十一子聃季載之後

三千人徇趙曰與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

殷王武丁封叔父於河北是為鄧侯後因氏焉班志汝陰縣屬汝南郡故胡國九江本楚地秦滅楚分置

九江郡項羽滅秦以封黥布漢高祖更名淮南國武帝復曰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

人為聚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聚才喻翻葛嬰至東城班志東城縣屬

九江郡括地志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立襄彊為楚王姓譜襄魯莊公

子襄仲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陳王誅殺葛嬰

陳王令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

國索隱曰房邑名爵之於房號曰房君上柱國楚爵之尊者蔡以國為氏陳王聞周文

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臣等從

白馬渡河師古曰白馬津在今滑州白馬縣界括地志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二十四里戴延

之西征記曰白馬至諸縣說其豪桀皆應之乃

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

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班志曰范陽縣屬涿郡應劭曰在范水之陽

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蒯徹即蒯通班書避武帝諱改徹為通蒯上怪翻姓也左

傳晉有大夫蒯得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然后下城

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

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有急

則加以鳥羽插之所以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示急疾也檄戶歷翻

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先悉君若以為秦所

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為金城湯池不

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

驅馳燕趙之郊即燕趙城可無戰而降矣武信君曰

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

城下者三十餘城陳王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

之意不復設備復扶博士孔鮒諫曰鮒魏相子順之子孔子八世孫

即前藏書者也臣聞兵濫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

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跌徒結翻

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累良瑞翻周文行收兵

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師古曰戲水名在京兆新豐東今有

戲水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至此而北流入二世乃

大驚與羣臣謀曰柰何少府章邯曰班表曰少府秦

之賦以給共養姓譜齊人降鄣子孫盜已至眾彊今

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秦之刑徒已論請赦之授

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

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服虔曰人奴產子家人之

人云家生奴仲馮曰人奴一物產子又周文走張耳

一物臣瓚曰人奴之產子今田客家兒陳餘至邯鄲聞周章却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還者

陳餘至邯鄲聞周章却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還者

銘志亦上文上柱國
相字誤

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

自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班表前後左右將軍

周未官秦因之位上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

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

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

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

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

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

非楚意趣讀曰促上王如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

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

燕涿郡以北之地代常山以北趙南據大河北有燕

代之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

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

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黶烏點翻九月

沛人劉邦起兵於沛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以擾

自秦歸晉其處者為劉氏師古曰沛本秦泗水郡之

屬縣李斐曰沛小沛也索隱曰漢改泗水郡為沛郡

治相城故以沛縣為小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班

沛博蓋翻漢高帝事始此下相水名出沛國沛有相

下相縣屬臨淮郡索隱曰案相水名出沛國沛有相

泗州宿豫縣西北七十里項燕為楚將封於項狄人

田儋起兵於齊服虔曰儋音丁甘翻劉邦字季為

大八十八

通鑑七

仲貴

人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

權準也顏額頰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頰權衡史記秦始皇蜂

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頰字豈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黑子今中國通呼為鰲子吳

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愛人喜施喜許既翻施式豉翻意豁如也常有大大

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為泗上亭長秦法十里一

之吏亭謂停留客旅宿食之館史記正義曰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之里長民有訟諍吏留

平辨得成其政泗上史記作泗水括地志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單父人呂

公好相人見季狀貌竒之以女妻之班志單父縣屬山陽郡單音善

父音甫妻上細翻呂公女是為呂后既而季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

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度徒洛翻到豐西澤中亭比必寐翻

止飲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為縣師古曰豐本沛之聚邑耳夜乃

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

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師古曰被加也被酒為夜

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

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見威姬

遇翻老母也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兩金又作畦時謂漢也殺之明漢當代秦

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之

閒班志芒縣屬沛郡碭縣屬梁國應劭曰二縣之間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宋白曰亳州永城縣漢芒

有竒恠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涉起沛令欲

六二〇四十一
通鑑
漢文

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

據曹參傳曰參為掾何為主吏孟康曰主

吏功曹也姓譜宋支子食采於蕭後因為氏數所角翻掾于綰翻

君為秦吏今欲背

之背蒲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

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

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

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音狩後皆類此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

季言投劉季以自保也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

害射而亦翻遺于季翻為于偽翻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

劉季立以為沛公春秋之時楚僭王號其大夫多封縣公如申公葉公曾陽公之類是

也今立季為沛公用楚制也蕭曹等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

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

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時學書不成去

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

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濼籍

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

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橫關對舉也長真亮翻扛音江才器過人會稽守

殷通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余謂戰國之時郡守只稱守景帝中二年七月始曰太守姓譜武王克

商子孫分散以殷為氏守式又翻下同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

梁及桓楚將將即亮翻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

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誠籍持劍居外梁復

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

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胸音舜動目而使之也於是籍遂拔

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釋名印信也所以封物以為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綬受也繫印之組也以相授受也應劭漢官曰綬長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

天地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言所殺自數十至百

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說文曰懼失氣也音之涉翻梁乃召故

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

縣下縣會稽管下諸縣也師古曰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得精兵八千人梁為

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項籍始此田

儋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

人從才周市徇地至狄魏人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

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詳讀曰佯詐也應劭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

令故詐縛奴以謁也廷縣廷也師古曰廷音定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

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

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

率兵東略定齊地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桀欲共

立廣為燕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

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

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乃自立為燕

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趙王與張耳陳餘

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

師古曰謂投閒隙而微出

為燕軍所得燕

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走燕

壁

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廝音斯養羊尚翻

見燕

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

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

杖直亮翻箠止榮翻馬過也

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

欲為將相終已耶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

參猶三也

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今趙

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

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

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

易弋鼓翻

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

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

而歸周市自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甯陵君

咎為王

甯陵即漢之甯陵縣屬陳留郡括地志曰宋州甯陵城古甯陵也

咎在陳不

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

下昏亂忠臣乃見

見賢遍翻

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

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

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為魏王市為魏相是歲二

世廢衛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周之列國衛最後亡

據宋三行二十四字本校孰樹德樹購拒解驚為字不成計十五頁補十六字去三子又注八字改九字此奏宋板有重刻數葉有元本不誤宋本及後者十五日校

小甲十一
九四
据十一行廿一字本校同前校者以。識之

据明孔天胤本三校戊辰八月既望正午長洲章式之

資治通鑑卷第七

資治通鑑卷第八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亮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秦紀三起昭陽大荒落盡
闕逢敦牂凡二年

二世皇帝下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泗川郡即泗水郡秦

郡置守尉監文穎曰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人名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

齒守豐雍於用翻姓也風俗通雍姓周文王子雍伯之後十一月沛公引兵

之薛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

草式
校宋本

之壯者泗川守之名班志戚縣屬東海郡括地志沂州臨沂縣有戚縣故城戚如字如淳將毒翻余以地理考之沛郡之與東海相去頗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廣戚縣章懷太子賢曰廣戚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恐是走至廣戚之戚也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貢父曰得段之皆尋而及

少者原以遺 周平公作遺

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復敗補邁翻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粉刎扶吳叔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秦滅周置三川郡其治所當在洛陽由蓋守滎陽以扞楚宋自

宋本遺作遺胡注釋遺為留是未見此十三行二十四字宋本之證
經案宋十一行廿一字同元劉作遺

曰秦立三川郡初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謀理洛陽後徙滎陽

曰周章軍已破矣周章即周文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

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陽遺兵留

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陳涉之自王也不知

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師

曰矯託也託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言受王令也

尹印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

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周宣王狩于敖左傳晉師在敖倉

與戰田臧死軍破章亭秦立敖倉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

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

之壯者泗川守之名班志咸縣屬東海郡括地志沂州臨沂縣有咸縣故城咸如字如淳將毒翻余以地理考之沛郡之與東海相去頗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廣戚縣章懷太子賢曰廣戚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恐是走至廣戚之戚也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貢父曰得殺之者得而殺之漢書多以獲為得司馬掌兵周之夏卿春秋之時晉置三軍及新軍各有卿佐復置司馬以掌軍中刑戮之事後復分為左右又其後也軍行有軍司馬假司馬下至部曲有侯有司馬

周章出

關止屯曹陽

晉灼曰曹陽亭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改曰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

陝縣西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西四十五里括地志在陝州桃林縣東十四里

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復扶又翻十餘日章邯

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粉翻吳叔圍滎陽李

由為三川守守滎陽秦滅周置三川郡其治所當在洛陽由蓋守滎陽以扞楚宋自

曰秦立三川郡初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謀

曰周章軍已破矣周章即秦兵日暮至我圍滎陽城

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陽遺兵留

詩沼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陳涉之自王也不知

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古師

曰矯託也託言受王令也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

尹卬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

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周宣王狩于敖左傳晉師在敖

亭秦立敖倉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

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

宋本遺作遺胡注釋
遺為留是未見此十三行
二十四字宋本之證
每案宋十一行廿一字同元
刻作遺

說將兵居郊

師古曰郊東海縣音談索隱曰非也此時章邯軍未至東海此郊別是地名或

恐郊當作郊郊是郊鄆之地史記正義曰郊是春秋

陽城河南府縣與郊縣相近又近陳余按索隱以為

則已過郊鄆而東章邯別將擊破之鍾人伍逢將兵

居許伍姓也春秋時楚有伍舉伍奢許春秋許子之

章邯擊破之兩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二世數

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數所角翻誚七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漢因之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

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

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資

二翻睢香萃翻謂肆情放縱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

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

之桎梏也桎梏械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夫不能修申韓

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

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

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斷丁則

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

行恣睢之心犖呂角翻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

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說讀曰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

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趙李良已定

常山去年趙王使李良略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

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西塞悉則翻陘音

刑秦將詐為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

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良望見以為王伏謁

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將即亮翻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

起慙其從官拜謁而起顧從官而慙也從才用翻從官有一人曰天下

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

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

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

竟殺趙王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

人獨得脫以故者以此故也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

起兵圍東海守於郟陳當作凌陳勝傳作凌必秦嘉秦姓也春秋時魯有秦董父班

志曰東海郡漢高帝置應劭注曰即秦郟郡余按裴駘所云三十六郡本亦無郟郡漢東海郡則治郟耳

陳王聞之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受

命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惡烏路翻告軍吏曰武平

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時章邯為上將將兵

東討故使欣為長史以佐之據項籍傳翳為都尉章姓譜颺叔安裔子董父好龍帝舜嘉焉因賜姓董

邯已破伍逢擊陳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

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監古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

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陳王

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陳王

之汝陰也之往還至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縣東劉昭曰汝南

山桑縣故屬沛有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降戶初陳

涉既為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陳王以

眾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

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客出入

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

言輕威陳王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

者陳王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

徇地至今之不是輒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

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

以敗也史言陳王棄其親故遂死於莊賈之手故先

客事客先與陳王傭耕及其據陳而王遮道求見陳

王載與俱歸後以客言其故情遂殺之輕威者言輕

其為君之威重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魏

也顓與專同蒼頭二十萬蓋前乎此時已有蒼頭軍矣應劭曰時

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

若赤眉之號起新陽班志新陽縣屬汝南郡應劭曰

以相識別也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葬陳

王於碭謚曰隱王初陳王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

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以

軍降二世車裂留以徇 魏周市將兵略豐沛使人

招雍齒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即以豐降魏雅素沛公

攻之不克 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

良良敗走歸章邯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

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春

正月耳餘立歇為趙王居信都項羽改信都曰襄國

都國後漢復曰襄國東陽甯君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

傳凌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嘉起於郟號大司馬

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

曰瓚說是東陽者為所屬縣甯君者姓甯時號為聞

陳王軍敗迺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

定陶下

班志方與縣屬山陽郡定陶縣屬濟陰郡史記正義曰方與今濟州縣定陶今曹州縣方

與音預使公孫慶使齊欲與之并力俱進并必翻齊王曰

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

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

當令於天下首事謂最先田儉殺公孫慶秦左右校

復攻陳下之索隱曰左右校即左呂將軍走徼兵復

聚如淳曰徼要也徼散卒復相聚也師古曰與番盜

黥布相遇番即番陽縣漢屬豫章郡英布為盜於江

何翻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黥布者六

人也六春秋之六國也秦為縣屬九江郡漢屬六安

國括地志六故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十里

宋白曰今蘄州東廣濟縣即秦姓英氏姓譜英出自漢之六縣英布都六古城猶存後封於英因以為氏坐淩鯨以刑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

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長知乃率其曹耦曹也亡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民心

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眾已數千人番君迺以女妻之妻七使將其兵擊秦 楚王景駒在留班志留縣屬楚國括

地志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封處 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

為廐將廐將蓋掌馬良數以太公兵灑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說輸芮翻為于偽翻下平為同省悉井翻

察也後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留不去張良從沛公始此沛

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卮將兵北定楚地師古曰卮古夷字類篇屠相至碭班志

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班志蕭縣屬沛郡唐屬徐不利為沛郡治所括地志故相城在徐州符東陽甯君沛

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班志下邑還擊豐

不下 廣陵人召平為陳王徇廣陵未下廣陵縣屬志為廣陵國都唐為揚州姓譜召姓 聞陳王敗走章

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為楚上柱國曰江

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廼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

陳嬰已下東陽班志東陽縣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括地志東陽故城

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水經注曰淮陰縣楚漢之間為東陽郡遠使欲與連和俱

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蘇林曰令史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令史曰令史丞史曰丞史師古曰晉說是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

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為

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

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

名也易以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

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將即亮翻我倚

名族亡秦必矣其眾從之乃以兵屬梁英布既破秦

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渡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

屬焉項梁眾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班志下邳縣屬東海郡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史記正義曰下邳泗水縣也景駒秦嘉軍

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

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倍蒲翻逆無道

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胡陵即湖陸班志屬山陽郡漢章帝改曰湖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

故魏地也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

栗班志栗縣屬沛郡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

栗班志栗縣屬沛郡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

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

石括地志曰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今徐州滕縣界沛公從騎百餘往見梁

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

豐拔之雍齒犇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班志襄城縣屬潁川

郡史記正義曰今許州縣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梁聞

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鄭人

范增年七十班志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楚人圍巢

灼曰鄭音勦絕之勦師古音巢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

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

憐之事見四卷周赧王十九年至今當屬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

亡秦必楚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虞喜志林曰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漢

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足以亡秦今陳勝首

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

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曰蠡古蜂字蠡起如蠡之起言其眾也一說蠡與鋒同言鋒銳

而起者爾雅翼曰蠡近其旁輒羣起攻人故曰蠡起之將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

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

於民間為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

徐廣曰順民望以其祖謚為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

眙班志盱眙縣屬臨淮郡史記正義曰今楚州縣阮勝之南兖州記盱眙本春秋善道地宋屬泗州音

怡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

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

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與韓王將千

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

川潁川故韓地秦置郡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

濟後漢志陳留郡平丘縣有臨濟亭水經注曰田儋死處史記正義曰今齊州臨濟縣又曰故城在淄

州高苑縣北二里余按正義所云臨濟乃田儋所起

狄縣地也非魏王咎所居臨濟也後漢志及水經注

為魏王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

皆將兵隨市救魏它徒章邯夜街枚擊大破齊楚軍

於臨濟下師古曰街枚者止言語謹噤欲令敵人不

之縲結於項縲結礙也縲繞也蓋為結殺齊王及周

市魏王咎為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

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為于偽翻齊田榮

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班志東阿縣屬東郡括地

縣西南二十五里章邯追圍之齊人聞田儋死乃立故齊王

建之弟假為王田角為相角弟間為將以距諸侯秋

七月大霖雨兩三日以武信君引兵攻亢父亢父音

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

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別

攻城陽屠之括地志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在州東

澤此成陽與定陶濮陽皆楚軍軍濮陽東班志濮陽

相近非城陽國之城陽

括地志濮陽縣在濮州
西八十六里濮音卜
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

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

假亡走楚田間前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廼立僖子

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章邯兵益盛項

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

趙殺角間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

郎中令趙高班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臣瓚曰掌郎內諸臣故曰郎中令武帝改光

勲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

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之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

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謂少年此云未

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譴去戰翻責也當丁浪翻

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見賢陛下

不如深拱禁中蔡邕曰本為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

中與臣及侍中習灑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

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

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班表秦制侍中左右

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卿大夫將軍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負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後漢志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

對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

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繇讀曰徭役也古字借用治阿房宮治直

之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為于偽翻下同此真君

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

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

間間古覓翻隙也又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讀曰閑餘暇也

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

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

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

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少我謂輕我以為幼少也固我謂輕我以

為固也趙高因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事見上卷始皇三十七年

與讀曰預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

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

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傍縣近縣也李

斯汝南上蔡人陳勝潁川陽城人汝南潁川相近也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

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

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

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

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

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羣臣卒

弑簡公而取齊國事見左傳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

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

行下孟翻

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

齊矣而又貪欲無厭

厭於鹽翻後以義推

求利不止列勢次主

言趙高居中用事其位列權勢次於人主也

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

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

索隱曰玘一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弒其君悼公者然韓無

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以下四世至王安石說非也余觀李斯書意正以胡亥亡國之

禍近在旦夕故指韓安以其用韓玘而亡韓之事警動之韓安之時其臣必有韓玘者特史逸其事耳李

斯與韓安同時而韓安亡國之事接乎胡亥之耳目所謂穀鑒不遠也索隱於數百載之下議其說為非

可乎信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

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

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

所謂臨亂之君各賢

其臣也行下孟翻

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

屬之

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

其勿疑二世雅愛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

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

是時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

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

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眾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

漕轉作事苦

戍征戍也漕水運也轉陸運也賦稅大作役作也事苦言其事勞苦也

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

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灋

謂君臣之勢上之所主者

重則下之勢輕主重猶言居重也重如字康直龍切非也下不敢為非以制御四

海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

姓尚何於灋言尚何事於灋也處昌呂翻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

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

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

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

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下遐嫁翻案責

他罪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

屬之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

斯榜掠千餘榜音彭答擊也掠音亮考箠也不勝痛自誣服自誣以反而服

其罪也勝音升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欲

上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

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治直之翻逮秦地之陘隘不過千

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舍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

百越

又北逐胡貉

疆見前

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

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

重則下之勢輕主重猶言居重也重如字康直龍切非也

下不敢為非以制御四海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灋

言尚何事於灋也處昌呂翻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

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

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

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

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下遐嫁翻案責

他罪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

屬之欲翻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

斯榜掠千餘榜音彭答擊也掠音亮考筆也不勝痛自誣服自誣以反而服

其罪也勝音升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欲

上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

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治直之翻逮秦地之陘隘不過千

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

諸侯陰脩甲兵飭政教官鬪士尊功臣故終以脅韓

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

又北逐胡貉卒子恤翻貉莫客南定百越以見秦之

疆見賢遍翻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

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

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

8521

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

更往覆訊斯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戰國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則皆記事之

也職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更迭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也覆審也訊問也更工衡翻

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

辭服奏當上奏當者獄具而奏當處其罪也漢路溫舒曰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

有餘辜上時掌翻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幾居及

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使者

來會丞相下吏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傳會傳讀曰附

傳皆同音遂具斯五刑論班志秦法當三族者皆先黥劓

骨肉於市其誅謗詛者又先斷舌謂之具五刑胥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

中子俱執中讀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

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

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項

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

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班志雍丘縣屬陳留郡

沛州縣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

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

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

高陵君顯晉灼曰高陵縣屬琅邪郡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

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

宗敬

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時連雨

自七月至九月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班志外黃縣屬陳留郡張

晏曰魏郡有內黃故曰外括地志曰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之東去攻陳留班志

縣屬陳留郡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者稱陳留

括地志陳留汴州縣在州東五十里聞武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

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班志彭城縣屬楚國彭門記彭

祖顓頊之玄孫至商未壽及七百六十七歲今墓猶存故邑號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

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豹下魏二十餘城楚懷

王立豹為魏王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時律曆

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曆廢不知閏者

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麻法應置

閏者總置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歸餘於終耳何以

明之據漢表及史記漢未改秦麻之前迄至高后文

帝屢書後九月是知固然非麻廢也貢父曰予謂顏

說後九月亦為未盡秦知置麻有閏何故皆以為九

月乎蓋司馬氏為史記既以秦正月稱十月遂以閏

月溥為後九月是司馬氏如此叙之非秦法也楚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

之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封武安侯將碭郡兵

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

為令尹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度

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

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班志鉅鹿縣屬鉅

大陸之野秦滅趙置鉅鹿郡鉅亦大稱也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

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

楚數所角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

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徵讀

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說讀因

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諸

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如淳曰卿者大夫之

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人相褒尊之稱猶言公子

也上將故言冠軍劉伯莊曰公之子為公子卿子謂

卿之子也師古曰冠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

中者王之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北

之關中注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

入關言莫有以入關為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

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

戾慄疾也悍勇也猾狡也賊殘害也慄顛

奮然奮然沛公沛公力力也也力力也也力力也也

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其更遣長者扶義而西也

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

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

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杠

大陸之野秦滅趙置鉅鹿郡鉅亦大稱也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

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

楚數所角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

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徵讀

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說讀因

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諸

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如淳曰卿者大夫之

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人相褒尊之稱猶言公子

也上將故言冠軍劉伯莊曰公之子為公子卿子謂

中者王之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北

有臨晉關西南有散關秦地居其中故謂

之關中注已見前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

入關言莫有以入關為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

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

賊慄疾也悍勇也猾狡也賊殘害也慄頻嘗攻襄城

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

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師古曰

以義自助也余謂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

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

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

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杠

大...

里道碭自碭取道而西也此據班書書之陽城史記
在濟陰則是謂成陽也
而班志無之余按沛公之兵自碭而攻秦道成陽與
杠里而後破東郡尉於成武成陽屬焉若取道潁川之陽
屬山陽濟陰唐為曹州成武屬焉若取道潁川之陽
城當自此西趨洛陝安得復至成武耶書成陽
為是杠里之地蓋在成陽成武之間杠音江
攻秦

壁破其二軍

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助楚救趙為項羽封

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秦滅衛置東郡尉郡尉

地括地志宋義行至安陽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

今曹州縣宋義行至安陽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

安陽杠里則當俱在河南師古以為相州縣按此兵

猶未度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後魏書地形志已氏

有安陽城後改已氏為楚上今宋州留四十六日不

楚亡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

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

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

破蟣蝨蘇林曰蝱喻秦蝨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勢

力伐秦而不可以殺其上蝨而不能破蝨今將兵力欲滅

秦不可盡力與邯戰即未能禽徒費力也如今秦攻

趙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

必舉秦矣鼓行者擊鼓而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

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

有猛如虎狠如羊狠何墾翻此併下貪如狼彊不可

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班志

東平國有無鹽縣索隱曰在今鄆州之東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者大會也天寒大

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勦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

饑民貧士卒食半菽菽豆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軍無見糧

言軍無見在之糧見賢遍翻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

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

其勢必舉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

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屬之欲翻國家安危在

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徇其私謂

身送其子相齊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朝直遙翻即其

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

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枝打也臣瓚曰小柱為枝枝梧猶

邪柱為梧今屋極邪柱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

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以未得懷王之命故

且為假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

王懷王因使羽為上將軍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

遇剛武侯應劭曰剛武侯楚懷王將功臣表棘蒲剛武侯陳武武一姓柴宜為剛侯武魏將也孟

康曰功臣表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例未有稱謚者師古曰史失其姓名惟識

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說非也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

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皇姓也左傳鄭有大夫皇頡

故齊王建孫安下濟北濟水以北之地聊城博陽諸城是也從項羽

救趙

為項羽王田安張本

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

恐敵抄其糧運

故夾築垣墻以通餉道屬之欲翻餉式亮翻

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

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

召前者召陳餘使前救鉅鹿

也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

度徒洛下同數月張耳大

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往讓陳餘曰

史記正義澤音釋

始吾

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

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

相為于偽翻下欲為同

苟必信胡不

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

言十分之中冀有一二分得以勝秦而相

保全也

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

度徒洛翻且

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

肉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騫澤將

五千人先嘗秦軍

嘗試也

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

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

張敖耳皆壁之子也

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

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

言其戰略

有利也

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之食陳餘復請兵

復扶又翻項

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餽燒廬舍持三日糧

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

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

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

涉姓也當是時

楚兵冠諸侯

冠古

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

楚擊秦諸侯將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

動天地

將即亮翻呼火故翻

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惴之於是

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

張晏曰軍行以

車為陳轅相向為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杜佑曰昂車以其轅表門

無不膝

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

皆屬焉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

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鷹

陳澤所在疑陳餘殺之數以問餘數所餘怒曰不意

君之望臣深也

望怨望也又責望也爾雅翼曰怨者必望故以望為怨不意君之望臣深

是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印哉

重難也言豈以去將印為難也豈疑辭重如字乃

脫解印綬推舉張耳

推通

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

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索隱曰此辭出

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

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

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

為張耳陳餘相

攻殺趙王歇還信都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

班志昌邑縣屬

張本山陽郡括地志曰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

丘故城是也賢曰昌邑故城在兗州金鄉縣西北

遇彭越彭越以其兵從沛公姓譜彭姓越昌邑人常

漁鉅野澤中為羣盜

班志山陽郡鉅野縣有大野澤鉅野屬鄆州

陳勝

項梁之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

為長彭越字仲長越謝曰臣不願也少年彊請乃許

彊其兩翻與期旦日出會索隱曰旦日出謂明後期者斬

旦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

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

人令校長斬之校長一皆笑曰何至於是請後不敢

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仰

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

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文穎曰高陽聚邑名

陳留傳高陽在雍丘西南水經注睢水首屬陳留圍縣臣瓚曰

食其家貧落魄酈音麻姓譜黃帝之支孫封於酈後

應劭曰落魄志行衰薄之貌為里監門沛公麾下騎

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

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齧握齧急促貌苛好苛禮自用

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

今徒屬負酒本意往屠也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皆謂之不義也

人皆謂之不義也

儒諸客冠儒冠來者客冠古沛公輒解其冠溲溲其

中溲所由翻溲乃與入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

今徒屬

負酒本意往屠也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皆謂之不義也

見沛公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今沛公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

今沛公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今沛公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

今沛公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今沛公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

今沛公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今沛公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

項梁之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

為長彭越字仲長越謝曰臣不願也少年彊請乃許

彊其與期旦日出會索隱曰旦日出謂明後期者斬

旦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

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

人令校長斬之校長一皆笑曰何至於徒屬是請後不敢

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仰

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

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文穎曰高陽聚邑名

陳留傳高陽在雍丘西南水經注睢水首高陽人酈

食其家貧落魄酈音麻姓譜黃帝之支孫封於酈後

應劭曰落魄志行衰薄之貌為里監門沛公麾下騎

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

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齧握齧急促貌苛好苛禮自用

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易以大略鼓翻

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曰先謂先容言若

見沛公也若汝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

儒諸客冠儒冠來者客冠古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

中溲所由翻溲乃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

項梁

大言

酈生曰第言之也第但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從

容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置之舍人所止息前

張戀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

子洗足而見酈生倨與踞同洗先典翻酈生入則長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

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共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

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

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史記

正義曰攝斂著也余謂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

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

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

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探吐夫陳留天下之衝

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

險阻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

下令下之令力丁即不聽足下勸兵攻之臣為內應

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

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

屬沛公沛公以為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為說客

使諸侯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班志開封縣屬河南

南五十里開封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

古城是漢理所

東後漢志河南中牟縣有曲遇聚蘇林曰大破之楊

熊走之榮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夏四月沛公南

攻潁川屠之潁川郡因張良遂略韓地文穎曰河南

沛公乃北攻平陰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絕河津南

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轅轅後漢志河南南緱氏縣有

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六月與南陽守齧

戰雙東破之齧魚豈翻班志雙縣屬南陽郡水經注

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宛南陽郡治所括

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

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依險以今不下

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

軍從他道還偃旗幟旗旂之屬幟即標也或遲明圍

宛城三匝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

然後天明遲於事故曰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陳

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

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

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

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

大破之楊

東

熊走之榮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夏四月沛公南

攻潁川屠之

沛公乃北攻平陰

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

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

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累力沛公曰善

秋七月南陽守齧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

無不下者至丹水班志丹水縣屬引農郡括地志曰

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紀年曰后稷故高武侯

帝子丹朱於丹水輿地志云即秦時丹水縣

鯁襄侯王陵降鯁音魚鯁之鯁先才翻人名也史失

初起兵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

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

師古曰王陵亦非安國者韋昭改襄為穰蓋亦穿鑿

索隱曰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為丞相時封耳此

言襄侯當如臣瓚解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姓

蓋初封江夏之襄也

梅本自子姓殷有與偕攻析酈皆降班志南陽郡有

梅伯為紂所醢

析縣屬引農郡本楚之白羽也酈縣屬南陽郡師古

曰析今內鄉縣酈今菊潭縣銷呼夕翻析先麻翻酈

直益翻又郎益所過亡得鹵掠亡古母無二字秦民

翻廖力救翻

皆喜 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括地

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相持未戰秦軍數却數所二

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

馬門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

面皆有司馬主武事摠言之外門為司馬門

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走

奏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

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

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孰古孰字通陳

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

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馬服謂趙括也白起

遺于季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

竟斬陽周事見上卷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灋

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

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

誅之故欲以灋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

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塞悉則翻更工有功亦

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

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

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從子容翻約共攻秦分王

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戮乎何休

鈇質要斬之罪崔浩曰質斬人楹也師古曰質謂楹

也古者斬人加於楹上而斫之鈇音夫又匪父翻

章邯狐疑狐性多疑每度河聽冰且聽且陰使侯始

成使項羽鄭氏曰侯軍侯也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

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服虔曰三戶漳水津也孟康

漳水東逕三戶峽為三戶津括軍漳南與秦軍戰再

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水經注汧水出武

北入漳郡國志鄴縣有汧城師古曰汧水在鄴西南

邢城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邢國地也余據此時章邯與項羽相持於邢相之間正義以為河內汙水非也

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

南殷虛上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臣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昔殷

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索隱曰按釋例洹水出汲郡

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汲冢古文曰盤庚

自奄遷于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殷虛舊地

名號北冢也宋白曰相州安陽縣其地即紂之都戰

國策云紂聚兵百萬左飲淇水竭右飲洹水不流按

邑地在淇洹二水之間本殷墟所謂北冢即此地七

國時為魏寧新中邑史記曰秦昭襄王拔已盟章邯

魏寧新中邑更名安陽虛讀與墟字同

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

之為于偽翻

雍於用翻 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

為前行行戶剛翻

瑕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班志

山陽郡有瑕丘縣瑕音遐河南即漢河南郡地姓譜

四岳之後封於申周有申伯左傳齊有申鮮虞楚有

申叔初中丞相趙高史記李斯既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蓋以其宦人得入禁中

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

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

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

灋中竹仲翻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

盜無能為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數

角翻上書請益助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

侯咸率其衆西鄉鄉讀八月沛公將數萬攻武關屠

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

虎齧其左驂馬殺之以馬駕車夾轅曰服心不樂音

洛怪問占夢周禮春官之屬有占夢掌其歲時觀天

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卜曰涇水爲

崇崇雖遂翻人禍也鬼厲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

沈四白馬沈持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

其壻咸陽令閻樂姓譜太伯魯孫仲奔封於閻鄉又

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

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

其言乃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

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

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衛尉掌宮門屯兵其屬有衛士

將吏入行射郎官者郎官者大驚

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入

射上幄坐幃三禮圖曰上下四旁悉周曰幄二世怒

歸禍於吾通於各下古於各下直

將吏入行射郎官者郎官者大驚

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入

射上幄坐幃三禮圖曰上下四旁悉周曰幄二世怒

射上幄坐幃三禮圖曰上下四旁悉周曰幄二世怒

侯咸率其眾西鄉鄉讀八月沛公將數萬攻武關屠

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

虎齧其左驂馬殺之以馬駕車夾轅曰服心不樂音

洛怪問占夢周禮春官之屬有占夢掌其歲時觀天

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卜曰涇水為

崇崇雖遂翻人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

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在長陵西北長

沈四白馬沈持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

其壻咸陽令閻樂姓譜太伯魯孫仲奔封於閻鄉又

於閻左傳齊有閻嘉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

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

其言乃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

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

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衛尉掌宮門屯兵其屬有衛士

軍屯吏騎求巷皆有僕射取其領事之號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

卒甚謹胡廣曰周廬者衛士於周垣內為區廬師古

為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

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射而亦翻郎屬郎郎宦者大驚

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

射上幄坐幃三禮圖曰上下四旁悉周曰幄二世怒

幄乙角翻幃羽非翻單帳也

通鑑八

卷之六

余君仲

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
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
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
即二世也即就也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
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
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
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
丞相爲天下誅足下爲于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
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
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

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
可宜如故便乃立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
宜春苑中宜春苑在杜縣南漢起宜春觀於此地九月趙高令子嬰齋
戒當朝見於玉璽玉璽即卞和玉所齋五日子嬰

乃能以我立非
九本詳

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
刺殺高於齋宮刺七亦翻三族高家以徇遣將將兵距嶢

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
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
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
即二世也即就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
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
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
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
丞相爲天下誅足下爲于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
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
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

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

可宜如故便乃立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

宜春苑中

宜春苑在杜縣南漢起宜春觀於此地

九月趙高令子嬰齋

戒當廟見受玉璽玉璽即卞和玉所刻傳國璽見賢通翻齋五日子嬰

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

之乃詐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

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

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

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

刺殺高於齋宮

刺七亦翻

三族高家以徇遣將將兵距嶢

焦氏 未文于方印 家藏

宋本精圖印

北宋本倍銜与前卷同作一行凡所補刪係據明抄本不足憑也

北宋本有帝字

關應劭曰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土地記嶢關地各嶢柳道通荆州晉地道記曰嶢關當上洛

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

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師古曰啗者本為食啗耳音徒敢翻以食餒人令其啗食音則

以利誘之徒濫翻今言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

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

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宋敏求長安志曰嶢關即藍田關在縣東

南九十里蕢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蕢鄭氏音匱師古從蘇林音崩擊秦軍大破之藍

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資治通鑑卷第八

拆宋三行二十四字本校計十四頁半音涉樹街杜諱聲節為字不成補二十字去七字改十字于六月夕校

楷十一行廿一字本校同前校者以識之據本校戊辰八月十六日

資治通鑑卷第九

執芸 主人 宋文 汪印 白文 李振宜 朱文 顧 是 以 未 文 貞 是 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 請書 朱文 顧 是 德 粟 是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一

一起旃蒙協洽盡柔兆涸灘凡二年項羽之分天下王諸將也王沛公於巴蜀漢中曰

漢王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語曰天漢其稱甚美於是就國及滅項羽有天下遂因始封國名

而號曰漢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

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張晏曰謚法無

高以帝為功最高而為帝之太祖故特起此名焉

秦二世元年陳涉起蕪沛父老立季為沛公三年項羽更立為漢王明年稱漢元年五年

元年冬十月

古有三正子為天正周用之以十一月為歲首寅為人正夏用之以十二月為歲首亥之月水得位故以十月為歲首高祖以十月至

霸上因而而不革至武帝太初元年定曆改用夏正始以寅為歲首至于今因之沛公至霸上

考異曰史記漢書荀悅漢紀皆云是月五星聚東井按魏收後魏書高允傳崔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允允曰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

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繆云何允曰

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何因背日而行是

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

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東宮少傳游雅曰高君長於麻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

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今從之十月不言五星聚秦王

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

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號但稱王耳素車白馬喪人之服組者天子韍也係頸言欲自殺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璽也組總五翻今綬紛條是也應劭曰璽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襄公在楚季武子使

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羣下乃避之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

漢傳國璽沈約曰高祖入關得秦始皇藍田玉璽螭虎紐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後代名傳國璽史記

正義曰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天子信璽凡事皆用

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遷拜封諸侯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璽喜志林曰傳國璽自在六璽之外

天子凡七璽符說文曰信也韋昭曰符發兵符也師古曰符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周禮曰符發兵符也

掌節鄭玄註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三禮義宗曰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旄之形韋昭曰節

者使所擁也釋名云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師古曰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為信

通益乙

符友

符友

徐廣曰軹道在霸陵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漢宮殿疏曰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括地志軹音紙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諸將或言誅秦王沛

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事見上卷秦二世二年且人已

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屬付也屬吏者付之於吏使監守之也屬之欲翻

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

同列蘇林曰招音翹舉也秦國周職方雍州之地耳既破六國乃舉豫兗青揚荆幽冀并八州有之

六國與秦俱稱王是為同列朝直遥翻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為家六

天地東西南北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墮讀曰隳記天子七廟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

而攻守之勢異也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

帛財物之府分之走音奏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

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阨乙革翻塞悉則翻戶口

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

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

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

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樊噲起於狗屠識見如此余謂噲之功當以諫

留秦宮為上鴻門請讓項羽次之姓沛公不聽張良

譜周宣王封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沛公不聽張良

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

素為資縞素有喪之服謂弔民也為于偽翻縞工老翻今始入秦即安其樂

樂音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

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一

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灋久

矣苛音何細也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王于况翻吾

當王關中與父老約灋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

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灋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

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服餘悉除去秦灋諸吏民

皆案堵如故案次第也堵墻堵也言凡吾所以來為

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

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

之秦制縣大率方百里十里一亭十亭秦民大喜爭

一鄉所封食邑為于偽翻行下孟翻

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

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項羽既

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

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言無善狀也先

徭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

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怨竊言曰章將軍等詐

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

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柰何諸將微聞其計

以告項羽項羽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

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

...

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

萬人新安城南班志縣屬引農郡師古曰今穀州縣括地志新安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

二里一十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聞項羽

號章却為雍王王關中雍於用翻王關之王今則來于况翻下欲王同

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

內音納又如字今傳內從人者奴對翻從入者讀為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

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

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

進至戲戲許宜翻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

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

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

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新豐縣本秦驪邑高祖七年方置史以後來縣各書

之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孟康曰鴻門在新

豐東十七里舊大道下阪口名也姚察云在新豐古城東末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水經註

今新豐古城東有阪長二里餘塹原通道南北洞開有同門汰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東十七里無之

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城也自新豐古城西至霸城五

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又西二十里則長安城

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

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

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

此天子氣也周禮眡祲氏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即後世所謂望氣者也晉天文志

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或氣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皆帝王之氣急擊勿失楚

左尹項伯者

楚官有左尹右尹

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乃夜

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

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

不義不可不語

為于偽翻語牛倨翻

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

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

如也且為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

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

游嘗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

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沛公曰君為我呼

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

要一遙翻

項伯即入見

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無

敢有所近

文穎曰毫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毫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喻小非言其盛

近其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

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

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倍讀日背

項伯許諾謂沛公曰

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

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

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

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
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
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
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
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
范增數目項羽數所角翻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玦如環而
有缺增舉以示羽蓋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
欲其決意殺沛公也
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若汝也師古曰
進爵於尊者而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
獻無疆之壽
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軍
坐徂
卧翻

中無以為樂樂音洛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
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
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
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
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盾所以蔽身者軍門衛
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撞丈江遂
入披帷立在旁曰帷釋名曰帷瞋目視項羽瞋怒目
也昌真頭髮上指目眦盡張裂眦才賜翻又在項羽按劍而
跽曰跽其紀翻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
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

而飲之項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
 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羽曰壯士復
 能飲乎復扶又翻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
 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
 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
 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近其斬翻還軍霸上
 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
 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
 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
 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

何樊噲曰如今人方為刀俎我方為魚肉何辭為於
 是遂去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置留也留車騎

於鴻門不以自隨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

姓譜夏侯出自夏后之後杞簡公為楚所滅其弟佗奔魯魯悼公以佗出自夏后氏受爵為侯謂之夏侯侯之後以國為姓持劍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

間行趨霸上班志京兆霸陵縣故芷陽也文帝更名間空也投空隙而行間古莧翻趨讀如

趨嚮之趨後以義推又七喻翻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

王斗與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

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度徒洛翻沛公已去間至軍中

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勝音升謹使臣良

奉白璧一雙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拜奉亞

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

師古曰謂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則受璧置之坐

視責也上坐祖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恨

之声音烏開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

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

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秦民初

無所侵暴而悅及為項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

羽殘滅失其初所望也

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

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師

曰沐猴彌猴也言雖著人衣冠其項羽聞之烹韓生

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言如前約使項羽

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何以

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謂初起兵時假立諸侯後

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史記正義曰

如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

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

羽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

游游即流也言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史記曰長沙

縣屬桂陽郡蓋高祖定天下方二月羽分天下王諸

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淮以北

以東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南郡為西楚彭城

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

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班志

楚師古曰孟說是也義曰徐州縣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

約惡烏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

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

南鄭巴蜀漢中秦所置三郡地也班志南鄭縣屬漢

者蜀人也著蜀鑑曰南鄭自南鄭漢中自漢中南鄭

乃古襄國秦未得蜀以前先取之漢中乃金洋均房

等州六百里是也秦既得漢中乃分南鄭以隸之而

置郡焉南鄭與漢中為一自此始春秋楚人巴人滅

庸即今均房兩州地班志漢中郡治西城今金州上庸郡是也而三分關中王秦降

將以距塞漢路塞悉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

丘班志扶風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所都也秦曰廢

丘高祖三年更名韋昭曰犬丘周懿王所都秦欲

廢周故曰廢丘括地志廢丘故長史欣者故為櫟陽

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一十里

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

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韋昭曰塞在

塞史記正義曰桃林塞今華州潼關師古曰取河華

之固為阨塞耳非桃林也塞先代翻櫟陽縣屬馮翊

括地志漢七年分櫟陽城內為萬年縣隋改為大興

縣唐復萬年秦獻公所城櫟陽故城在今雍州櫟陽

縣東北二十五里項梁嘗有櫟陽逮請蕪獄掾曹立

各書以抵欣而事得已所謂有德於梁也櫟音藥

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

以上郡北近戎翟因以名國班志高奴縣屬上郡索

隱曰今鄜州有高奴城括地志延州城即漢高奴縣杜佑曰延州春秋白翟之地漢為膚施高奴臨河縣

地後魏置東夏州後改延州以界內延水為名董翳都高奴今金明縣是項羽欲自取梁

地乃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

班志縣屬河東郡

瑕上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

立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

括地志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

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治焉後漢都雒陽改為維漢以火

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韓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而加水

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邛定河內數有功故

立邛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

河內郡朝歌縣故殷都也因以各國徙趙

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

山王王趙地治襄國

括地志邢州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

鹿郡項羽改曰襄國予據班志襄國縣屬趙國信都縣屬信都國漢蓋又分為二縣宋白曰趙王歇都襄

國今邢州所理龍岡縣城是也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

冠古玩翻整布為九江

將兵

南平兵仍軍

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

共音龔人姓也

姓譜共商諸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華又云鄭共叔段後臨江孟康曰本南郡漢改為臨江國江陵縣屬焉

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以上郡北近戎翟因以名國班志高奴縣屬上郡索

隱曰今鄜州有高奴城括地志延州城即漢高奴縣杜佑曰延州春秋白翟之地漢為膚施高奴臨河縣地後魏置東夏州後改延州以界內項羽欲自取梁

延水為名董翳都高奴今金明縣是地乃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班志縣屬河東郡

瑕上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

立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括地志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

公所築即成周城也輿地志成周之地秦莊襄王以為洛陽縣三川守治焉後漢都維陽改為維漢以火

德忌水故去洛旁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忌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而加水韓

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

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河內郡朝歌縣故殷都也因以名國徙趙

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

山王王趙地治襄國括地志邢州本漢襄國縣秦置三十六郡於此置信都縣屬鉅

鹿郡項羽改曰襄國予據班志襄國縣屬趙國信都縣屬信都國漢蓋又分為二縣宋白曰趙王歇都襄

國今邢州所理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冠古豎布為九江

王班志當陽縣屬南郡九江在尋陽縣南皆東合為王大江史記正義曰九江郡即壽州楚自陳番君吳芮

徙壽春號曰郢秦滅楚於此置九江郡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班志邾縣屬江夏郡括地志邾故城在黃

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音婆義帝柱國共敖

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共音龔人姓也

姓譜共商諸侯之國晉有左行共華又云鄭共叔段後臨江孟康曰本南郡漢改為臨江國江陵縣屬焉

大臨江孟康曰本南郡漢改為臨江國江陵縣屬焉

世明

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

故無終子之國班志無終縣屬北平郡非

遼東郡界蓋羽令韓廣都於無終而令併王遼東之地故也

燕將臧荼從楚救趙

姓譜臧姓魯孝公子臧僖伯之後

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

班志

薊縣屬廣陽國師古曰今幽州縣水經注薊城西北隅有薊丘故名薊音計

徙齊王田市

為膠東王都即墨齊將田都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

立都為齊王都臨菑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

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

史記正義

曰博陽在濟北班志太山郡盧縣濟北王都豈博陽即此地邪余據濟北有博關博陽蓋在博關之南也

禮翻

田榮數負項梁

數所

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

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客

多說項羽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為王餘

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

班志南皮縣屬勃海郡關駟曰

章武有北皮亭故此云南括地志南皮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

因環封之三縣

音環

番君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侯漢王怒欲攻項羽

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

灌風俗通曰斟灌氏之後

蕭何諫曰雖王

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

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誦於一人之下

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

誦與屈同信與伸同

臣願大王

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

雍翟塞為

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漢

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

令良厚遺項伯遺于季翻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夏四

月諸侯罷戲下兵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先是諸侯從項羽入關者各帥其兵聽命

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

云時從羽在戲水之上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羽見

高祖於鴻門此時已過戲矣又入燒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麾許宜翻各就國項

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

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漢京兆杜縣之南也如淳曰蝕

昌者著雍錄曰以地望求之關中南面背礙南山其

有微徑可達漢中者唯子午谷在長安正南其次向西則駱谷此蝕中若非駱谷

即是子午谷李奇蝕音力張良送至褒中地理志

褒漢中郡師古曰褒中言居褒谷之中括地志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李文子曰褒谷在

褒城北南谷曰褒北谷曰斜同為一谷自褒谷至鳳

州界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斜谷在鳳翔府郿縣谷

中褒水所流穴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

山架木而行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於

膠東而以田都為齊王大怒五月榮發兵距擊田都

都亡走楚走音奏榮留齊王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羽

竊亡之國榮怒六月追擊殺市於即墨自立為齊王

是時彭越在鉅野有眾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

印使擊濟北秋七月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王三

齊之地三齊謂齊及濟北膠東也王于况翻又使越擊楚項王命蕭公

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 張耳之國陳餘益怒曰

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戾此項羽不平乃

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夏說讀曰悅項羽為天下宰

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今趙王乃北居

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

兵擊常山復趙王請以趙為扞蔽師古曰扞蔽猶言藩屏也齊王

許之遣兵從陳餘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成又

無功故不遣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穰侯班志穰縣屬南

陽郡已又殺之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班志武帝元狩六年

置臨淮郡淮陰縣屬焉史記正義曰今楚州縣無行言無善行可推擇也行下孟翻不得推擇

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行賣曰商坐販曰賈治直之翻常從人寄食

飲人多厭之信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漂匹

以水擊絮曰漂飯扶晚翻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

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

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

怯耳因眾辱之曰信能死刺我刺七亦翻不能死出我袴

下徐廣曰袴一作騰騰股也漢書作跨同耳師古曰跨兩股之間索隱曰騰枯化翻然尋此文作袴欲

依字讀何為不通袴下乃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

蒲伏俛音免俯首也伏蒲北翻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

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

羽以為郎中數以策于羽羽不用數所角漢王之入蜀

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為連敖坐當斬據史記表信為連敖典客班表

作票客索隱以為誤徐廣於周竈表以連敖為典客蓋以信表為據李奇曰楚官名如淳曰連敖楚官左

傳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為一官號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

仰視適見滕公曰滕公即夏侯嬰初從高祖為滕令故號滕公上不欲就

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

與語大說之說讀曰悅言於王王拜以為治粟都尉班表治粟

內史秦官掌穀貨都尉蓋其屬也至漢改內史為大司農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

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

數所角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

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

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

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

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

至如信者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家之奇士余謂何言漢國之士僅有信一人他無

與比也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長王于必欲爭天

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

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吾為于偽

翻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
 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
 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
 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
 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
 坐上時掌翻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
 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
 耶鄉讀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
 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拜賀曰惟信亦以為
 大王不如也惟史記作惟漢書作唯師古曰唯弋癸
翻應辭仲馮曰惟字當屬下句讀如本

字予謂如漢書本文則當如師古如然臣嘗事之請
史記本文則當如仲馮賀曰句斷

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噤叱咤喑於鳩翻噤鳥路
翻懷怒氣也叱昌

栗翻咤卓嫁翻發怒声也千人皆廢晉灼曰廢然不能任屬賢將
屬之

欲翻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
嘔索隱曰嘔嘔猶姁姁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

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敝忍不能予蘇林曰手弄
角訛不忍授

也余謂角訛者剗之義敝舊敝也師此所謂婦人之
古曰剗五九翻蘇林太官翻又音專

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

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背蒲妹翻王于
况翻下而王威

王王王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

當王同大二百九十九

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

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

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

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散謂四散而立功

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敗散也貢父曰何不且三

秦王為秦將謂章邯司馬欣董翳三人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

不可勝計勝音升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

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

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

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瀆與秦民約瀆三

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

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

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

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

分而署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王引兵

從故道出襲雍春秋釋例掩其不備曰襲班志故道

當縣杜佑通典曰故道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雍兵

敗還走止戰好時又敗班志陳倉縣屬扶風唐之岐

在縣東二十里班志好時縣屬扶風孟康曰時音止

神靈之所止也師古曰即今雍州好時縣宋白曰漢

好時故縣在今縣東南四十二里奉天縣界好走廢

亡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上而

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為渭南河

上上郡渭南後曰京兆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歐

音翕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項王聞之發兵距

之陽夏不得前夏音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

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

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古以東鄉之位為尊沛

坐韓信東鄉坐李左車而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

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母以老妾

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一死項王怒亨

陵母為于偽翻語牛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

以距漢班志吳縣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

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

遺于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

齊燕王廣不肯之遼東臧荼擊殺之并其地是

歲以內史沛周苛為御史大夫班表御史大夫秦官

劭曰侍御史之項王使趣義帝行其羣臣左右稍

稍叛之趣讀

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衡山臨江王擊義帝殺

之江中九江王黥布衡山王陳餘悉三縣兵與齊

六二〇廿九 通鑑 仲賢

兵共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敗走漢謁漢王於廢上漢

王厚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

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偽于留

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張良自韓間行歸

漢間古漢王以為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特將未嘗獨將

鎮撫關外父老 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 漢王

以韓襄王孫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急擊韓王

昌於陽城昌降十一月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

王 漢王還都櫟陽 諸將拔隴西 春正月項王

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

項王復立田假為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

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

相聚叛之 漢將拔北地虜雍王弟平章平也雍於用翻

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臨晉註見三卷赧王五年師古曰其地在河之西濱東臨

內虜殺王卬置河內郡 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

書望中社孔穎達曰按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

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

民二十五年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

平為宰

師古曰宰主切割肉也

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

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

叛秦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為太僕

班表太僕秦官掌與馬應劭曰周穆

王所置蓋大御眾僕之長也濟子禮翻

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

後事項羽賜爵為卿

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

殺王反項羽使平

擊降之還拜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

師古曰言無幾時

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

與印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間行

挺身鼎翻拔也言平拔身間出而行也

杖劍亡渡河歸漢王於脩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

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為事來為于偽翻所言不

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

說讀悅問曰子之

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

典護軍

使平典護軍而監護諸將也

諸將盡謹曰

謹音喧譁然大

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

監護長者

監古街翻

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漢王南渡平

陰津至洛陽新城

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水經河水

陰洛陽縣屬河南郡新城時屬縣界惠帝四年始置

新城縣括地志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新

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為

三老董公遮說王曰

伊闕取伊闕山為名

班表十

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

化秦制橫道自言曰遮說式芮翻

臣聞順德者昌逆

德者亡兵出無名

伐有罪則兵出有名

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

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

放謂遷義帝於

中殺讀

曰弑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

文穎曰

已有仁天下歸之可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

大王宜率

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

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

而大哭哀臨三日

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曰袒謂脫衣之袖也袒徒旱翻眾哭

日臨力

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

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

三河士

韋昭曰河南

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

楚之殺義帝者

史記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雍州入子午道至漢中歷漢水而

下東行至徐州擊楚余謂正義之說迂矣三河在彭城之北已不可謂南收三河士若發關內兵南浮江

漢獨不能出武關而浮江漢而必入子午谷至漢中而

為說乎此特言發三河士以攻其北又南浮江漢下

兵以夾攻之也服虔曰漢名王為諸侯師古曰非也

當時漢未有此稱號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

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

季餘乃遣兵助漢 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

城陽史記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余考正義所謂

會戰之地榮既敗而北走死於平原羽遂至北海燒

夷城郭室屋則濟陰之城陽已隔在羽軍之後田橫

所起蓋班志城陽國之地春秋莒之故虛也羽既連

戰未能克橫而漢入彭城遂南從曾出胡陵至蕭以

擊漢莒魯舊為鄰國則此

城陽為莒之故虛明矣

夏四月立榮子廣為齊王

七

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既擊齊欲
 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
 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
 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項羽併王梁楚徙魏王
 越所下外黃十餘城皆梁地也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真魏後乃
 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遂入彭
 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
 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魯即伯
 秦置魯縣屬薛郡漢後以薛郡為魯國史記正義曰
 魯今兗州曲阜縣蕭縣秦屬泗水郡唐徐州蕭縣是
 也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

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

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臣瓚曰穀泗二水皆在沛郡
 彭城水經註睢水出陳留縣

西浪蕩渠東過沛郡相縣又逕彭城郡之靈壁東而
 東南流項羽敗漢王處也漢書又云東逼穀泗服虔
 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縣界又詳睢水逕穀熟而兩分
 而睢水為蘄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為兼稱穀水之
 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睢水也睢水又東南至下
 相而入于泗謂之睢口泗水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
 南至下邳入淮孟康曰靈壁故小縣在彭城南漢軍
 史記正義曰靈壁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漢軍
 却為楚所擠擠子詣翻排也又子奚翻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

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
 揚沙石竊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
 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

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

公主魯元公主帝女也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師古曰公主惠帝姊也以其最長

故號曰元不得為謚貢父曰韋昭是也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

二子車下推吐滕公為太僕滕公夏侯嬰也史記曰嬰從擊秦軍洛陽東賜

爵封轉為滕公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班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眾

僕之長中大夫也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今雖急不可以

驅柰何棄之故徐行漢王怒欲斬之者十餘滕公卒

保護脫二子卒子恤翻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

不相遇反遇楚軍審姓食其名食其音異基將間行以避楚軍乃反與楚軍相遇也

楚軍與歸項王常置軍中為質質音致是時呂

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

班志下邑縣屬梁國梁國秦碭郡漢改焉

宋白曰今宋州碭山縣即古下邑城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諸

侯皆背漢復與楚背蒲妹翻塞王欣翟王翳亡降楚田

橫進攻田假假走楚楚殺之橫遂復定三齊之地

漢王問群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

者帥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余謂等棄之者言捐以與人與棄

也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

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

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翻即欲捐之捐之此

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

稱病不往遣將將軍數千人行漢之破楚彭城布又

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數所角

相責曰誚讓誚才笑翻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

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師古曰多欲親

用之以故未之擊漢王自下邑徙軍碭遂至虞班志

屬梁國師古曰今宋州虞城縣宋白曰古虞謂左右

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

陛下所謂姓譜隨姓隨侯之後又云杜伯之亥孫會

漢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備楚倍蒲留

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

漢王使與二十人俱 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

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傳讀曰附孟康曰古

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言二十三

傳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

為罷癘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

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乃得

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傅者皆發之未二十為

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

徭役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

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京縣秦屬三川郡漢改曰

小甲一十四
榮陽縣晉灼曰索音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爲騎
冊師古音求索之索

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班志重泉縣屬馮翊括地

志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姓譜齊太公之後有公子駱子孫以爲氏又史記惡來革之

女孫曰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大駱

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者乃拜灌

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

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

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括地志敖倉在

十五里縣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屬之欲翻周勃灌嬰等言於漢王

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無所有也其中未必

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

中竹仲翻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

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

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

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尾生古之

信士或曰即微生高孝已商高宗之子以孝行著行下孟翻而無益勝負之數陛

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

足以利國家不耳不讀曰否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

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

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

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聞漢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

身來

裸即果翻赤身也

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

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

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

乃不敢復言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

謁歸謂謁告而歸也

至則

絕河津反為楚

豹都平陽在河東故斷其津濟以拒漢軍為于偽翻

六月漢王

還櫟陽

壬午立子盈為太子赦罪人

漢兵引水

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盡定雍地以為中地北地

隴西郡

自置中地郡後至九年罷屬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

為右扶風

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初秦之亡也豪桀爭取金玉宣曲任氏獨窖倉粟

漢有

長水宣曲胡騎高祖功臣有宣曲侯蓋地名也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師古曰宣曲觀名索隱曰

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及楚漢相距滎陽關其地窖工孝翻穿地以藏粟也

民不得耕種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者數世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

子為灑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

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

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調徒弔翻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

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

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復扶於是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

項它酒卒侘

行之以原酒中似作侘

此等原係抄補之信本本 十九年又抄以

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
晉塞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
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班志夏陽縣屬馮翊秦之少

史記正義曰夏陽在同州北韓城界木罌服虔曰以木桺縛罌在渡也韋昭曰以木為罌如罌在渡軍無船且尚密也師古曰服說是罌在謂魏王豹驚

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傳直戀翻言以

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背漢背蒲韓信既定

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

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時

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明鈔補本以前有疏從行教字教同前八卷 廿二補檢一過

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復扶於是漢王以韓信

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

誰也對曰栢直姓譜栢栢皇氏之後顓頊師栢招

曰是口尚乳臭言其少不經事弱不任安能當韓信

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

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

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酈生曰

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

晉塞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

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班志夏陽縣屬馮翊秦之少

史記正義曰夏陽在同州北韓城界木罌服虔曰以

木桺縛罌在渡也韋昭曰以木為罌如罌在渡

軍無船且尚密也師古曰服說是罌在謂魏王豹驚

瓶之大腹小口者也罌一政翻康於耕翻

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傳直戀翻言以

王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漢之敗於彭城

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背漢背蒲韓信既定

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

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時

王歇王趙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閼與犢之下

陳餘王代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明鈔補本以前有疏從行數字較同前八卷

此處有手書批注，內容模糊，似有“臣如罵奴耳”等字樣。

據傳沅牀校京師圖書館北宋本傳校補二字改七字 丁巳閏二月初五日

館本十一行十九字大板心附音釋考稱賈氏進脩堂本表中

校改處均以藍圈別之 五月初五日 宏檢記



據明嘉靖孔天翁本校與宋本同者加○識之

補二字改一字六月十四日

此頁本校者乃丁巳年季後十一年戊辰除校去校外春用藍筆

據宋十一行廿一字本校同前校者以○識之

戊辰三月廿一日昨日女元泚受石門錢氏聘

資治通鑑卷第九

